

清史稿

趙爾巽等撰

清史稿

第三十七冊

卷三四〇至卷三六二(傳)

中華書局

清史稿卷三百四十

列傳一百二十七

王杰 董誥 朱珪

王杰，字偉人，陝西韓城人。以拔貢考銓藍田教諭，未任，遭父喪，貧甚，爲書記以養母。歷佐兩江總督尹繼善、江蘇巡撫陳宏謀幕，皆重之。初從武功孫景烈游，講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，及見宏謀，學益進，自謂生平行已居官得力於此。

乾隆二十六年，成進士，殿試進呈卷列第三。高宗熟視字體如素識，以昔爲尹繼善繕疏，曾邀宸賞，詢知人品，卽拔置第一。及引見，風度凝然，上益喜。又以陝人入本朝百餘年無大魁者，時值西陲戡定，魁選適得西人，御製詩以紀其事。尋直南書房，屢司文柄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三十九年，授刑部侍郎，調吏部，擢左都御史。四十八年，丁母憂，卽家擢兵部尙書。車駕南巡，杰赴行在謝，上曰：「汝來甚好。君臣久別，應知朕念汝。然汝儒者，

不欲奪汝情，歸終制可也。」服闋，還朝。五十一年，命爲軍機大臣、上書房總師傅。次年，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禮部。臺灣、廓爾喀先後平，兩次圖形紫光閣，加太子太保。

杰在樞廷十餘年，事有可否，未嘗不委曲陳奏。和珅勢方赫，事多擅決，同列隱忍不言，杰遇有不可，輒力爭。上知之深，和珅雖厭之而不能去。杰每議政畢，默然獨坐。一日，和珅執其手戲曰：「何柔荑乃爾！」杰正色曰：「王杰手雖好，但不能要錢耳！」和珅赧然。嘉慶元年，以足疾乞免軍機、書房及管理部事，允之。有大事，上必諮詢，杰亦不時入告。

時教匪方熾，杰疏言：「賊匪剿滅稽遲，由被賊災民窮無倚賴，地方官不能勞來安輯，以致脅從日衆，兵力日單而賊燄日熾。此時當安良民以解從賊之心，撫官兵以勵行間之氣。三年之內，川、楚、秦、豫四省殺傷不下數百萬，其幸存而不從賊者，亦皆鋒鏑之餘，男不暇耕，女不暇織。若再計畝徵輸，甚至分外加派，胥吏因緣勒索，艱苦情形無由上達聖主之前。祈將被賊地方錢糧蠲免，不令官吏舞弊重徵，有來歸者概勿窮治，賊勢或可漸孤矣。至於用兵三載未卽成功，實由將帥有所依恃，怠玩因循，非盡士卒之不用命也。乞頒發諭旨，曲加憐恤，有驕惰不馴者，令經略概行撤回，或就近更調招募，申明紀律，鼓行勵戎，庶幾人有挾纊之歡，衆有成城之志。」又言：「教匪之蔓延，其弊有二：一由統領之有名無實。勒保雖爲統領，而統兵大員名位相等，人人得專摺奏事，於是賊至則畏避不前，賊去則捏稱得勝。

卽如前歲賊竄興安，領兵大員有『匪已渡江五日，地方官並不稟報』之奏，此其畏避情形顯而易見。又如去歲賊擾西安城南，殺傷數萬，官兵既不近賊，撫臣一無設施，探知賊去已遠，然後虛張聲勢，名爲追賊，實未見賊。近聞張漢潮蔓延商、雒、高均德屯據洋縣，往來衝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秦省如此，川省可知。實由統領不專、賞罰不明之所致也。一由領兵大員專恃鄉勇。鄉勇陣亡，無庸報部，人數可以虛捏，藉鄉勇爲前陣，既可免官兵之傷亡，又可爲異日之開銷，此所以耗國帑而無可稽核也。臣以爲軍務緊要，莫急於去鄉勇之名而爲招募之實，蓋有五利：一，民窮無依，多半從賊，苟延性命，募而爲兵，卽有口糧，多一爲兵之人，卽少一從賊之人；一，隔省徵調，曠日持久，就近招募，則旬日可得；一，徵兵遠來，筋力已疲，招募之人，不須跋涉；一，隔省之兵，水土不習，路徑不諳，就近之人，則不慮此；一，鄉勇勢不能敵，則逃散無從懲治，招募之兵退避，則有軍法。具此五利，何不增募，一鼓而殲賊？如謂兵多費多，獨不思一萬兵食十月之糧，與十萬兵食一月之糧，其費相等而功可早奏也。」疏入，並被採用。

二年，復召直軍機，隨扈熱河。未幾，因腿疾，詔毋庸入直，先行回京。三年秋，川匪王三槐就擒，封賞樞臣，詔：『杰現雖未直軍機，軍興曾有贊畫功，並予優敘。』

洎仁宗親政，杰爲首輔，遇事持大體，竭誠進諫，上優禮之。五年，以衰病乞休，溫詔慰

留，許扶杖入朝。七年，固請致仕，晉太子太傅，在籍食俸。八年春，瀕行上疏，略謂：「各省虧空之弊，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，州縣營求餽送，以國帑爲資緣，上司受其挾制，彌補無期。至嘉慶四年以後，大吏知尙廉節，州縣仍形拮据，由於苦樂不均，賢否不分，宜求整飭之法。又，舊制，驛丞專司驛站，無可誅求。自裁歸州縣，濫支苛派，官民俱病。宜先清驛站，以杜虧空。今當軍務告竣，朝廷勤求治理，無大於此二者。請睿裁獨斷，以挽積重之勢。」所言切中時弊，上嘉納之。陛辭日，賜高宗御用玉鳩杖，御製詩二章，以寵其行，有云：「直道一身立廊廟，清風兩袖返韓城。」時論謂足盡其生平。旣歸，歲時頒賞不絕，每有陳奏，上輒親批答，語如家人。

九年，杰與妻程並年八十，命巡撫方維甸齎御製詩、額、珍物，於生日就賜其家。杰詣闕謝，明年正月，卒於京邸。上悼惜，賜金治喪，贈太子太師，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

杰體不踰中人，和藹近情，而持守剛正，歷事兩朝，以忠直結主知。當致仕未行，會有陳德於禁城驚犯乘輿，急趨朝請對曰：「德庖廚賤役，安敢妄蓄逆謀？此必有元奸大慝主使行明張差之事，當除肘腋之患。」至十八年林清逆黨之變，上思其言，特賜祭焉。

孫篤，道光二年進士，歷編修、御史，出爲汀州知府、廣東督糧道，署鹽運使。時林則徐爲按察使，治海防，甚倚之。募廣州游手精壯者備守禦，以機敏稱。擢山東布政使，署巡

撫。失察家人、屬官受賂，連降罷職歸，襄理西安城工。卒，贈布政使銜。

董誥，字蔗林，浙江富陽人，尚書邦達子。乾隆二十八年進士，殿試進呈卷列第三，高宗因大臣子，改二甲第一。選庶吉士，卽預修國史、三通、皇朝禮器圖。散館，授編修。三十二年，命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爲皇太后祝嘏。次年，大考翰詹，因寫經未與試，特加一級。尋擢中允，丁父憂。三十六年，服闋，入直南書房。初，邦達善畫，受高宗知。誥承家學，繼爲侍從，書畫亦被宸賞，尤以奉職恪勤爲上所眷注。累遷內閣學士。四十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調戶部，歷署吏、刑兩部侍郎，兼管樂部。充四庫館副總裁，接辦全書薈要，命輯滿洲源流考。四十四年，命爲軍機大臣。五十二年，加太子少保，擢戶部尚書。臺灣、廓爾喀先後底定，並列功臣，圖形紫光閣。

嘉慶元年，授受禮成，詔朱珪來京，將畀以閣務，仁宗賀以詩。屬稿未竟，和坤取白高宗曰：「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。」高宗色動，顧誥曰：「汝在軍機、刑部久，是於律意云何？」誥叩頭曰：「聖主無過言。」高宗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汝大臣也，善爲朕輔導之。」乃以他事罷珪之召。時大學士懸缺久，難其人。高宗謂劉墉、紀昀、彭元瑞三人皆資深，墉遇事模稜，元瑞以不檢獲愆，昀讀書多而不明理，惟誥在直勤勉，超拜東閣大學士，明詔宣示，俾三人加愧勵。

焉。命總理禮部，仍兼管戶部事。二年，丁生母憂，特賜陀羅經被，遣御前侍衛、額駙豐紳殷德奠醊。

誥既以喪歸，川、楚兵事方亟，高宗欲召之，每見大臣，數問：「董誥何時來？」逾年，葬母畢，詣京師，和珅遏不上聞。會駕出，誥於道旁謝恩，高宗見之，喜甚，命暫署刑部尚書，素服視事，不預典禮，專辦秋讞及軍營紀略，且曰：「誥守制已逾小祥，不得已用人之苦心，衆當共諒。」尋以王三槐就擒，與軍機大臣同被議敘。四年春，高宗崩，和珅伏誅，命誥復直軍機，晉太子太保。既，服闋，授文華殿大學士，兼刑部尚書如故。高宗山陵禮成，命題神主，晉太子太傅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十二年，高宗實錄告成，詔以誥在館八年，始終其事，特加優獎，賜其父邦達入祀賢良祠。十四年，萬壽慶典，晉太子太師。充上書房總師傅。十七年，晉太保。

十八年，扈從秋獮。林清逆黨突入禁城，時回鑾，中途聞變，有議俟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，誥曰：「是滋亂也，獻俘者行至矣！」即日扈駕進次，人心乃定。窮治邪教，誥謂：「燒香祈福，愚民無知，率所常有。惟從逆者不可貸。」凡論上，皆以是定讞。林清既誅，滑縣逆匪尋平，論功，迭被優敘，賜子淳爲郎中。二十年，因病請致政，溫詔慰留，改管兵部。未幾，復命管刑部。二十三年，再疏乞休，許致仕食全俸。是年十月，卒，贈太傅。上親奠，入

祀賢良祠，賜金治喪，御製詩輓之，嘉其父子歷事三朝，未嘗增置一畝之田、一椽之屋，命刻詩於墓，以彰忠藎。諡文恭。

誥直軍機先後四十年，熟於朝章故事，有以諮者，無不悉。凡所獻納皆面陳，未嘗用奏牘。當和珅用事，與王杰檣柱其間，獨居深念，行處幾失常度，卒贊仁宗殲除大慙。及林清之變，獨持鎮定，尤爲時稱云。

朱珪，字石君，順天大興人。先世居蕭山，自父文炳始遷籍。文炳官盩厔知縣，曾受經於大學士朱軾。珪少傳軾學，與兄筠同鄉舉，並負時譽。乾隆十三年成進士，年甫十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。數遇典禮，撰進文冊。高宗重其學行，累遷侍讀學士。二十五年，出爲福建糧驛道。擢按察使，治獄平恕，以父憂去。三十二年，補湖北按察使。會緬甸用兵，以部署驛務詳慎，被褒獎。

調山西，就遷布政使，署巡撫。疏請歸化、綏遠二城穀二萬餘石搭放兵糧，以省採買、免紅朽；又免土默特蒙古私墾罪，以所墾牧地三千餘頃，許附近兵民認耕納租，歲六千餘兩，增官兵公費；又太僕寺牧地苦寒，改徵折色，以便民除弊；皆下部議行。珪方正，爲同僚所不便，按察使黃檢奏劾讀書廢事。

四十年，召入覲，改授侍講學士，直上書房，侍仁宗學。四十四年，典福建鄉試。次年，督福建學政。瀕行，上五箴於仁宗：曰養心，曰敬身，曰勤業，曰虛己，曰致誠。仁宗力行之，後親政，嘗置左右。五十一年，擢禮部侍郎，典江南鄉試，督浙江學政。還朝，調兵部。五十五年，典會試。出爲安徽巡撫。皖北水災，馳驛往賑，攜僕數人，與村民同舟渡，賑宿州、泗州、碭山、靈璧、五河、盱眙餘災，輕者貸以糧種。築決隄，展春賑，並躬蒞其事，民無流亡。五十九年，調廣東。尋署兩廣總督，授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，仍留巡撫任。嘉慶元年，授總督，兼署巡撫。珪初以文學受知，洎出任疆寄，負時望，將大用。和珪忌之，授受禮成，珪進頌冊，因加指摘，高宗曰：「陳善納誨，師傅之職宜爾，非汝所知也。」會大學士缺，詔召珪，卒爲和珪所沮。以廣東艇匪擾劫閩、浙，責珪不能緝捕，寢前命，左遷安徽巡撫。皖北復災，親治賑，官吏無侵蝕。三省教匪起，安徽亦多伏莽。珪曰：「疑而索之，是激之變。」親駐界上籌防禦，徧蒞潁、亳所屬，集鄉老教誡之，民感化，境內迄無事。明年，授兵部尚書，調吏部，仍留巡撫任。

四年正月，高宗崩，仁宗卽馳驛召珪，聞命奔赴。途中上疏，略曰：「天子之孝，以繼志述事爲大。親政伊始，遠聽近瞻，默運乾綱，霧施渙號。陽剛之氣，如日重光，惻怛之仁，無幽不浹。修身則嚴誠欺之界，觀人則辨義利之防。君心正而四維張，朝廷清而九牧肅。身

先節儉，崇獎清廉，自然盜賊不足平，財用不足阜。惟願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，臣敢不勉行義事君之道。」至京哭臨，上執珪手哭失聲。命直南書房，管戶部三庫，加太子少保，賜第西華門外。時召獨對，用人行政悉以諮之。珪造膝密陳，不關白軍機大臣，不沽恩市直，上傾心一聽，初政之美，多出贊助。

尋充上書房總師傅，調戶部尚書。詔清漕政，禁浮收。疆吏以運丁苦累，仰給州縣，州縣不得不取諸民，於是安徽加贈銀，江蘇加耗米。珪謂小民未見清漕之益，先受其害，力爭罷之，令曹司凡事近加賦者皆議駁。長蘆鹽政請加增鹽價，駁曰：「蘆東因錢價賤，已三加價矣，且免積欠三百六十萬兩，餘欠展三年，商力已寬，無庸再議加價。」廣東請濱海沙地升賦，駁曰：「海沙淤地，坍塌靡常，故照下則減半賦之。今視上、中田增賦，是與民計微利，非政體。且民苦加賦，別有漲地，將不敢報墾，不可行。」倉場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，准作義監生，駁曰：「國家正供有常經，名實關體要。於名不正，實必傷，斷不可行。」凡駁議每自屬稿，奏上，皆聽之。五年，兼署吏部尚書。

先是彭元瑞於西華門內墜馬，珪呼其輿入昇之，爲御史周枏所劾。尋有珪與人毆傷禁門兵，忌者嗾護軍統領訐之。詔：「珪素恪謹，造次不檢，特申戒。」坐褫宮銜，解三庫事，鐫級留任。七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復太子少保。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晉太子少傅。九年，上幸

翰林院，聯句賜宴，御書「天祿儲才」額刻懸院中，以墨書賜珪家。十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。上以是命遵高宗諭，遣詣裕陵謝。逾歲，年七十六，以老乞休，溫詔慰留，賜玉鳩杖，命天寒，間二三日入直。

未幾，召對乾清宮，眩暈，扶歸第，數日卒。上親奠，哭之慟。贈太傅，祀賢良祠，賜金治喪。詔：「珪自爲師傅，凡所陳說，無非唐、虞、三代之言，稍涉時趨者不出諸口，啓沃至多。揆諸諡法，足當『正』字而無愧，特諡文正。」又見其門庭卑隘，清寒之況，不減儒素。命內府備筵，遣皇子加奠。啓殯日，遣慶郡王永璘祖奠目送。逾年，上謁西陵，珪墓近蹕路，遣官賜奠。高宗實錄成，特賜祭，擢長子錫經爲四品京堂。二十年，復因謁陵回鑾，親奠其墓，恩禮始終無與比。

珪文章奧博，取士重經策，銳意求才。嘉慶四年典會試，阮元佐之，一時名流搜拔殆盡，爲士林宗仰者數十年。學無不通，亦喜道家，嘗曰：「朱子注參同契，非空言也。」

論曰：君子小人消長之機，國運繫焉。王杰、董誥、朱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，和珅一再間沮，卒不屈撓。一旦共、驩伏法，衆正盈朝，據其忠誠，啓沃新主，殄寇息民，苞桑永固。天留數人，弼成仁宗初政之盛，可謂大臣矣。

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一

列傳一百二十八

慶桂 劉權之 戴衢亨 戴均元

托津 章煦 盧蔭溥

慶桂，字樹齋，章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大學士尹繼善子。以廕生授戶部員外郎，充軍機章京，超擢內閣學士。

乾隆三十二年，充庫倫辦事大臣，遷理藩院侍郎。三十六年，授軍機大臣。居二載，出爲伊犁參贊大臣，調塔爾巴哈台。哈薩克巴布克詭稱阿布勒畢斯授爲哈拉克齊，偕阿布勒畢斯之子博普來貢馬。慶桂以博普未至，巴布克狡詐不可信，斥之。上嘉其有識，曰：「尹繼善之子能如此，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。」四十二年，授吏部侍郎。調烏里雅蘇台將軍，授正黃旗漢軍都統，以病回京。逾年，授盛京將軍，調吉林，再調福州。四十九年，入覲，授

工部尙書，仍直軍機，調兵部。逾年，署黑龍江將軍。時陝甘總督福康安赴阿克蘇安輯回衆，上以慶桂練邊事，命帶欽差關防，馳往甘肅，暫署總督。尋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。五十一年，召授兵部尙書，歷署盛京、吉林、烏里雅蘇台將軍。五十七年，廓爾喀平，予議敘，圖形紫光閣，上親製贊。

兩淮鹽運使柴楨私挪課銀彌補浙江鹽道庫藏，命偕長麟赴浙按治，得巡撫福崧婪索侵蝕狀，讞上，福崧、楨俱伏法。尋授荊州將軍。逾年，召授正紅旗蒙古都統，命勘南河高家堰石工。嘉慶四年，授刑部尙書、協辦大學士，復直軍機。授內大臣，監修高宗實錄，加太子太保。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總理刑部。裕陵奉安禮成，晉太子太傅，管理吏部、理藩院、戶部三庫事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以贊畫功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賜雙眼花翎。九年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高宗實錄成，賞紫韁，晉太子太師。十六年，扈蹕熱河，以腿疾免從行圍，予假回京。十七年，晉太保。上念其年老，罷直軍機處，仍授內大臣。

慶桂性和平，居樞廷數十年，初無過失，舉趾不離跬寸，時咸稱其風度。逾年，命以原品休致，給予全俸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諡文恪。

劉權之，字雲房，湖南長沙人。乾隆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擢司經局洗

馬。四十三年，督安徽學政。預修四庫全書，在事最久，及總目提要告成，以勞擢侍講。五十年，大考二等。逾年，擢大理寺卿，遷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「大挑舉人多夤緣，請於事前一日簡派王大臣，聞命卽宿朝房，以杜弊竇。」於是命在午門蒞事，御史監視，護軍巡察，步軍、五城一體嚴查，著爲令。尋督山東學政。五十六年，擢禮部侍郎。六十年，典江南鄉試，留學政。嘉慶二年，調吏部。

四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典會試。疏言：「買補倉穀，地方官奉行不善，在本境採買，不論市價長賤，發銀四五錢。花戶不願納穀，惟求繳還原銀，加倍交價。富戶賄吏飛灑零戶，轉得少派。善良貧民深受其累。官以折價入己，仍無存米。遇協濟鄰省，令米商倉猝購辦，發價剋扣，起運勒措。請飭遇應買補，向豐稔、鄰縣公平採辦，不得於本縣苛派，嚴禁胥吏舞弊。」又言：「社倉大半借端挪移，管理首事與胥吏從中侵盜，至歉歲顆粒無存，以致殷實之戶不樂捐輸，老成之士不願承辦，請一律查禁。」詔聽之，飭各直省嚴禁，民得免累，湖湘間尤稱頌焉。

編修洪亮吉上書王大臣言事戇直，成親王徑以上達，權之與朱珪未卽呈奏，有旨詰問，自請嚴議。上以權之人品端正，平時陳奏不欺，寬其處分。尋遷吏部尙書。五年，典順天鄉試。六年，命爲軍機大臣。越一歲，會川、楚、陝教匪戡定，權之入直未久，上嘉其素日

陳奏時有所見，疊予褒敘。在吏部久，疏通淹滯，銓政號平。九年，失察書吏虛選舞弊，因兼直樞廷，薄譴之，調兵部。十年，以禮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加太子少保。軍機章京、中書袁煦者，故大學士紀昀女婿也，入直已邀恩敘，權之於昀有舊恩，至是復欲以袁煦列薦。同官英和議不合，已中止，英和密請晏見，面劾權之瞻徇。上不悅，兩人同罷直，下廷議革職，念權之前勞，降編修。未幾，擢侍讀，遷光祿寺卿，歷遷兵部尚書。

十五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典順天鄉試。是年，帝以秋獮幸熱河，明年，幸五臺，並命留京辦事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，復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目疾乞假，遣御醫診視。會逆匪林清爲變，事定，朝臣衰病者多罷退，詔以原品休致回籍，給半俸。二十三年，卒於家，年八十，諡文恪。

戴衢亨，字蓮士，江西大庾人。父第元，由編修官太僕寺卿。衢亨年十七，舉於鄉。乾隆四十一年，召試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四十三年，成一甲一名進士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典試湖北。叔父均元、兄心亨並居館職，迭任文衡，稱「西江四戴」。尋命仍直軍機。秋獮扈蹕，射麇以獻，高宗賜詩美之。累典江南、湖南鄉試，督山西、廣東學政，歷遷侍講學士。

嘉慶元年，授受禮成。凡大典撰擬文字，皆出其手。二年，命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，以

秩卑，特加三品卿銜。累遷禮部侍郎，調戶部。四年，仁宗始親政。衢亨以病乞假，假滿，兼署吏部侍郎。六年，擢兵部尚書，兼管順天府尹、戶部三庫。川、楚、陝教匪以次削平，以贊畫功，屢荷優褒。七年，大功戡定，詔嘉其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克盡忠悃，加太子少保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九年，失察順天府書吏盜印，罷兼尹。十年，調戶部，兼直南書房，典會試。十二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典順天鄉試。十三年，偕大學士長麟視南河。時河事日敝，帝銳意整頓，中外臣工議不一，特命查勘籌議。衢亨叔均元方以總河謝病家居，許便道省視，遂與長麟三疏陳治河要義，斟酌緩急，停修毛城鋪滾水壩，復天然閘東山罅閘壩，以減黃濟運；於王營減壩西，增築滾壩、石壩，普培沿河大隄，以淮、揚境內爲尤急。雲梯關外八灘以上，接築雁翅隄以束水勢。高堰、山盱石隄加築後戢土坡，爲暫救目前之計，徐辦碎石坦坡以護石工。智、禮二壩加高石基四尺，以制宣洩。疏上，帝深韙之，命嗣後考覈河工以爲標準。十四年，萬壽慶典，晉太子少師。

衢亨性清通，無聲色之好。朝退延接士大夫，言人人殊，不置可否，而朝廷設施，有見之數月數年之後者。柄政既久，仁宗推心任之。給事中花杰疏論長蘆欠課，衢亨方筦戶部，議下鹽政覈辦。杰乃劾衢亨與鹽商查有圻姻親，餽送往來，助營第宅，不免徇庇；又廷試閱卷，援引洪瑩爲一甲一名，有交通情狀，薦周系英、王以衡、席煜、姚元之入南書房，與英和